

花季·雨季侠少系列

奇窝温氏·台吉·腾格尔·阿拉坦奇奇格 著

下

海天出版社

飞坠浮沉



花季·雨季侠少系列

飞坠浮沉

(下)

奇窝温氏·台吉·腾格尔·阿拉坦奇奇格 著

飞坠浮沉，
颠渊无异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如果私欲过重 霸性过旺

纵然武功盖世

最后必会跌落深渊 一切成空

J287.4
1328
50787/114
15
海天出版社

目 录

代	序		(1)
第 一 章	夜半惊歌		(1)
第 二 章	名师高徒		(10)
第 三 章	有仇必报		(27)
第 四 章	初识挚友		(38)
第 五 章	冠盖云集		(64)
第 六 章	各展奇才		(73)
第 七 章	出类拔萃		(126)
第 八 章	神剑倾城		(141)
第 九 章	娇人辣手		(157)
第 十 章	密林伏阵		(171)
第 十 一 章	神秘侠少		(184)
第 十 二 章	胜堡火案		(203)
第 十 三 章	江湖有戏		(220)

第十四章	白玉红颜	(236)
第十五章	喜从天降	(264)
第十六章	狭路仇踪	(281)
第十七章	上者斗智	(293)
第十八章	意料之外	(339)
第十九章	大仇将雪	(356)
第二十章	真人露相	(377)
第二十一章	火树江南	(397)
第二十二章	奇事乍现	(418)
第二十三章	夫复何求	(437)
第二十四章	至恶不渝	(501)
第二十五章	奇事再现	(515)
第二十六章	无畏之战	(536)
第二十七章	深渊无异	(564)
第二十八章	梅花三弄	(580)
第二十九章	弃恶今生	(601)
第三十章	钟情永待	(623)

第十六章 狭路仇踪

苍穹乳白，清晨的静寂中，惟有些啁啾鸟语……

姜逗独自走出了破庙，走在了村外小径上，走入了淡淡的晨雾中。

他此际心情之激动，就像大海般波澜起伏难以平静。而他此时此刻又实在需要冷静，所以才一个人走了出来。

他漫步在村外的小径，抚摸着颈上的象牙叶，想到了童年时光，又想到了与师父离别时的那一刻，想到了自己这出道的短短几日……

他出道虽仅几日，所遭所遇之事的奇变却犹如置身梦幻。想到自己虽遇见了许多凶险，但就在这短短几里里竟找到父母，兴奋与欣喜，早已填满他心胸。

他脑海中，突然又浮现了师父的影子，那实在是个可笑，可恨而又可爱的影子。别人纵然认为师父糊涂颠



倒，他却对师父怀着无比的敬爱，那在别人眼中看来纵然可憎的面容，在他眼里却是无比亲切。

他想着想着，竟然呆了。

因为师父不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会永远是他最亲近的人。那份深湛的师徒感情，在他心中生死而不渝，永恒而不变。

师父让我下山办的重任，我竟在两天之内就办完了。师父若知道了，一定高兴得很。

想到这里，他又陡然扬首欢呼，“我找到父母了！师父高兴，我更高兴！……”

欢嚷中，他展开身形尽力向前奔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泄他无法抑止的激荡心情。他浑然忘记了自己本不该离开这座小村。依他的脚力，不到半晌就已奔出了很远很远。

前面是郊野，山麓下有座松林，青苍满目。

他在这片松林前，才终于停顿脚步，倒在了柔软而深长的草地上。他脸露笑靥，双眼凝注向苍穹。苍穹广阔，深邃，苍穹下游逸着的缕缕轻云，也是那么悠美，可爱。

周野沉浮在平静幽宁的气氛中，他心情却是欢欣的，奋腾的，有生以来，他几乎从未有过像此刻这样兴奋的一次。

突然间，“嗖”的轻微响动传入耳，他蓦地一惊，这是什么声音？

只见一条浓浓的黑影，穿过淡淡的白雾，闪入松林

深处，消失无踪。

姜逗忍不住好奇心，当即随了过去，他自然是想瞧瞧这团黑影是谁，进林子里干什么。只因这黑影轻功非凡，在这平凡的小村附近怎会出现如此一个轻功非凡的人？

松涛深处，正有位蓝衫老者在负着手踱步，他目光虽炯亮有神，眉宇间却透着沉重与忧虑，他年纪虽已不小，但风度仍显飞扬挺逸。

他颌下五绺长髯微微飘拂，更为他全身上下平添了几分翩翩动人的潇洒之意。他负手来回焦虑地迈着小步，仿佛正在等一个什么人。

那团奔他而来的黑影，正是他要等的人。

姜逗自然也惊奇地跟来了，远远躲在一棵松树后，断定那两人绝没有发现自己。

蓝衫老者双眉紧锁，看见黑衣人掠来，才展颜一笑，道：“好，你终于来了。”

在这一刹那间，姜逗突然瞧清楚那黑衣人的面目，几乎要脱口惊叫出来：“叶天遥！叶天遥怎会在这里？”

那人果然正是叶天遥。

蓝衫老者微微笑道：“蔡儿的情况怎样了？”

叶天遥道：“还好，洪胜火的女儿已经到手，由他送往总坛。”

姜逗听得怦怦心跳，忖道：“洪胜火的女儿？是洪绿绿，还是阿娇？她们难道都落在了这些人手里？那个‘蔡儿’是不是白蔡？白蔡怎会与叶天遥沾上关系？他

们又为何要捉洪绿绿和阿娇？”

他此刻心内委实奇惊交集，疑云重重，百思不得其明，竖着耳朵继续听下去。

蓝衫老者容颜又愁沉下来，道：“可曾有些洪胜火的消息？”

叶天遥道：“没有。老彭他们可已见到你，将事情都说了？”

蓝衫老者叹息着点了点头，又道：“他们现已赶往岳阳了……我下一步的行事也说不定，或许会前去火焚洪家堡之地寻些线索。”

叶天遥轻叹道：“你身子要紧，也不必太过忧虑……”

蓝衫老者微一摆手，笑道：“我自会保重。你也先回去吧，将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一切都等我回去再作商议。”

叶天遥道：“那你……”

蓝衫老者道：“我先在这里走走，这村子里苍翠静谧，是个散心的好地方……”

叶天遥淡淡一笑，道：“不错，你最近心事太重，的确是该好好散散心了。无论如何，洪家堡既已瓦解成砾，此事总算告一段落……”

蓝衫老者凝注着远处一棵高松，缓缓道：“依我看来，以后的事只怕更为棘手，洪胜火他……”

叶天遥接口道：“你是说洪胜火没有死？”

蓝衫老者道：“我但愿他没有死。像他这样的人，

只怕也绝不会如此容易就死了。”

叶天遥道：“小蔡也这样想，你父子实是一般的心思，既然洪胜火还活着，此刻又在哪里？”

蓝衫老者一字字缓缓道：“这正是难题所在……你我想再找到他的下落，只怕困难得很了。”

叶天遥道：“但他想找着咱们之下落，也未必容易。”

蓝衫老者摇了摇头，口中并未说话。叶天遥默然瞧了他半晌，才点头道：“你自己在这一散散心吧，我先去了……不过，可要小心。”

蓝衫老者道：“嗯……”

叶天遥身躯一转，正待离去。

蓝衫老者突又唤道：“天遥！”

叶天遥回首道：“怎样？”

蓝衫老者沉黯一叹，道：“这些年，多亏了你，若没有你相助，我只怕……唉！……”

叶天遥目中似闪烁出了友谊的光辉，口中缓缓道：“我相助于你，并非是让你感激于我。你既知我心意，为何还要说这些话？”

蓝衫老者长叹道：“我知道，但是我又怎能不感激你？以后，以后……”

叶天遥微一摆手，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你自己保重。”

身形一闪，穿林掠去。

姜逗屏息静气，躲在树后一动未动。

他暗暗忖道：“叶天遥方才说‘你父子’，这老者难道就是白蔡的父亲？他父亲又是什么人？为何总谈论我爹？莫非……莫非与我爹有仇，那么，白……白蔡也是我的仇人了？”他不敢再想下去，心里委实难受之极，他就深恐自己对别人的一片真情，最后换回来的却是虚假。

他目光紧紧凝注蓝衫老者，暗暗又寻思道：“这人又究竟是谁呢？我又该怎么办？……”

蓝衫老者呆呆凝注着叶天遥已将消失的背影也未动，良久良久，方自转身……

姜逗思潮仍在继续：“他们捉住了洪绿绿或胡娇，我应该想法子救她们才对。”

哪知他刚想到这里，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蓝衫老者转过身，面对叶浪——就在他转过身的刹那间，姜逗瞧见了他的右耳垂上有个十分细小的花状洞孔。

虽然十分细小，依姜逗的眼力已足够瞧见。

他的手立刻抖了，心也几乎要跳出嗓子外。

王大悟！这难道就是王大悟？

方才蓝衫老者是侧身而站，左侧朝着他，直到此刻转过身时，姜逗才瞧清他右面的情况。

这的确是王大悟，身材颇长，五十左右，气宇不凡，又在搜索爹的下落……

姜逗眼睛里突然闪烁出仇恨的光芒！

好，王大悟，你竟就在这里，太好了。

你将我害得与爹妈失散多年，当年我的性命也险些葬送在你手中，如今你又将爹爹害成残废，我不手刃了你，枉自为人。姜逗尽力握紧了双拳，才能使自己的手不发抖。

为江家报仇的时刻到了，姜逗呀姜逗！仇人就在眼前，你还等什么？还等什么……

少年的热血在他体内奔腾，仇恨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他委实克制不住自己冲动的感情，骤然舌绽春雷，暴喝一声！朝蓝衫老者猛冲了过去。

蓝衫老者果然是个高手，突发异变，竟仍稳立如岳。长眉一轩，厉叱道：“什么人？”

姜逗大喝道：“仇人！”

他已从怀中摸出了那柄“阳梅”短剑，“呛啷”一声，拔将出来！只因他身边再没有什么别的长剑，便惟有这贴身宝器来试试锋芒了。

剑一离鞘，锋芒毕露，寒气与金光一起洒了出来。挥洒舞动，光芒缭乱胸前，真如金龙盘旋，游翱天际，其气势局面，端地壮观！森森浸寒如雪的剑气，也极为透骨慑人。剑刃略扬，金辉似阳光般洒罩敌身，一剑自金辉中笔直刺出，中锋抢进！剑势的锐劲，逼得蓝衣老者后退了三步。但他步履轻妙无极，口中失声赞道：“好剑！”

姜逗怒喝道：“正是斩杀恶人的好剑！”他步伐紧移，又是三剑连环出手，因他心中正积着愤怒与仇怨，剑势便过于狠猛。

蓝衫老者只是躲闪，高声道：“我是恶人？”

姜逗道：“就是你，没有别人！”

蓝衫老者沉声道：“小兄弟究竟是谁？何时到此地的？”

姜逗叫道：“你我已无话可说，快动手吧！”

蓝衫老者利目暴闪，道：“你想怎样？”

姜逗大喝道：“取你性命！”

蓝衫老者叱道：“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何以一来便要取人性命？”

姜逗大声道：“我与你仇怨深重，你今日还想让我饶过你么？”

蓝衫老者厉声道：“究竟是何怨仇？”

姜逗一剑斩到，大喝道：“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腕掌一抖，短剑幻起七朵金花，使一招“梅影空乱”，金花寒气弥漫处，剑尖颤乱点去。

换了一般高手，根本瞧不出这一剑的精微变化，具体方位。只望见剑尖点烁，如梅影弥空，仿佛将上半身全都罩住了，谁也分不清它究竟刺向哪里。

蓝衫老者沉叱一声，“既然小辈如此蛮横，休怪老夫不客气了！”双掌“斜取龙骧”，拍向胸下左方。姜逗惊“噫”一声，连忙收撤换式。只因对方的眼力功夫委实高明得出奇，已看准了他这一剑所刺的具体方位，双掌赶先拍至，正在那里等着，姜逗收势倘若稍微徐慢一分，短剑只怕已要让他夹住了。

他心下惊煞，宝剑一挥改换成“金龙摆尾”，横削

对方双掌腕脉。

蓝衫老者一撤，再次向前拍去，直取姜逗胸前“乳根”“胸乡”两穴。

他这一撤一拍，的确都轻捷已极。撤时，将剑锋让了过去，让锋刃未及收回，他那一拍又继而闪电般发出。

姜逗万不料他出手竟如此快捷，移步连环后退，方自堪堪避过了对方的双掌拍势，当即毫不迟疑，一招“凌寒独自开”反攻过去！

蓝衫老者惊“嘶”了一声，赞道：“好剑法！好剑法……”

他说赞间闪身左畔，一招“斜阳一抹”回手切臂。姜逗大喝一声，撤臂斜剑，径直刺向他腹下要害。蓝衫老者，退掠出了七尺，姜逗紧跟前身一纵，不容他身形立稳，“刷刷刷刷”四剑连绵攻至，剑剑快猛如雷霆骤雨！

他将原本轻灵之剑招，也使得快猛了。只见他袍袖一撩挡住剑锋，一招“暗香袭来”挑袖疾刺，闪电般已刺至面门！接着他剑招渐超紧密，剑势如排山倒海滔滔绵绵而至，一招猛似一招，一剑快似一剑，招招剑剑密急无隙，不给对方半分喘息的机会。只因他知道若给对方喘息之机，自己恐怕就喘息不了啦。

但对方武功实在比他高出许多，乃是他平生难遇的可怕劲敌，他虽然每剑都是急猛犀利，仍未伤着对方半分毫发。

他招式本就深绝怪异，加上神器在手，更增凌厉，然而即算他尽全力攻将出去，仍被蓝衫老者举手抬足间尽数破解，看来仿佛还是对姜逗着意容让，否则姜逗早已毙命于他掌下了。

他掌法曼妙，身法飘逸，两厢配合得顺畅适当，一点破绽差隙都没有，他游走闪动的身法竟显得说不出的潇洒悠闲，仿佛并非是在与人打斗决战，而是在绘画、题诗！一股清雅的、奥妙的诗情画意从他身掌招式间流漾出来，令人清心沉醉。

这种清悠潇洒，充满诗意，又凌厉曼巧，妙到毫巅的武功，姜逗委实从未瞧见过，更不知该如何破解应付，他整个人整柄剑似被摒绝在外，一招都难攻得进去。他越打也越泄气，越打越吃惊，暗忖道：“这王大悟武功怎会这样高？简直比杜擎松他们还高出多倍，我又怎么才能对付得了他？……”

这时，蓝衫老者的语声又响起，冷冷道：“我已对你手下留情，你若再不说明来路，报出姓名，今日便休想离开此地了。”

姜逗心内正在加紧思忖：“我这样斗不胜他，看来惟有施出绝招‘倾城神剑’孤注一掷了……”

想到这里大声道：“今日你想离开此地，也难能！”

他一斜金锋，抖洒刺出，剑尖颤影，宛如朵朵梅花，待蓝衫老者避开回了一掌时道：“你剑法乃高明正宗，可惜人却端地邪气！”

姜逗大喝：“我要使绝招了，你等着接吧！”

剑气寒光缭绕中，“泉浪冲天”，他腾空掠起。只见他身形如鹰隼，如飞鹏，其势威猛惊天，捷逾电掣。“倾城神剑！一剑倾城！”

神剑当空劈下，剑势如山，剑影如龙，较之身法犹自夭矫凌厉，无与伦比。

蓝衫老者失口叫道：“好剑法！……”

霎时间，他周身上下，前后左右俱已让这一剑的威力围锁住，无半分退路。

第一次在比武擂台上，因他并不愿伤及白蔡，故而倾城剑法的威最多不过施展出了七成，此刻他已将倾城之威力发挥到了巅峰，这一剑劈下去实在令人难以抵挡。

但蓝衫老者偏偏能抵挡。

他一声赞喝后，双掌推出骤然分了开去，招为“青峰不倒”，竟向两旁划出道弧形气墙，挡在了自己胸前，听“哧”地一声大响！剑势当先劈在这层气墙，气墙被剑势豁然劈裂！但剑上那极具威力的神劲竟也赫然消失。蓝衫老者紧接着双袖冲姜逗扬起一甩，姜逗惊喝一声，身子朝后直跌了出去……

他万不料这回倒下的竟是自己，蓝衫老者竟以一招“青峰不倒”，抵挡住了他这倾城一剑。

他如今已落进仇人的掌中，以后的命运又将怎样？

第十七章 上者斗智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一阵清朗婉约的吟诗声从通往岳阳城的山间大道上传过。随后，一辆香车东来，竹帘遮窗，瞧不见车内坐着的人，只望见车旁相随一位白衣胜雪的翩翩公子，手摇玉扇。

他正是白蔡。

白蔡神采奕奕，胯下骑着良驹白马，香车骏马，相映鲜明。车厢内的人，莫非就是洪绿绿？

他轻摇着玉扇，神采飞扬的目光不时望向四周山色，不时转回望向车窗竹帘，每到瞧向车窗内时，他锐利的目光，也会变得温柔如水。

马车，正顺着夹于山麓间的蜿蜒尘路，轻快地向前